

丹参行血功效与妊娠禁忌考证

赵龙浩, 王振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355)

摘要 丹参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就有应用于妊娠期的记载,唐宋时期其在妊娠期广泛应用,明清时期被列入妊娠慎用药的范畴,晚清、民国部分医家将其作为绝对的妊娠禁忌品。丹参从“广泛应用”到“绝对禁忌”,与医家对其活血、补血功效认识密切相关。现今丹参活血功效已成为共识,而现行版中国药典却未对丹参妊娠期的应用做出说明。基于用药安全考虑,权威工具书、教材,如中国药典、《中药学》教材等应对此问题做出说明,这对于丹参的用药安全以及进一步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丹参; 活血; 妊娠禁忌; 用药安全

中图分类号: R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54(2020)03-0745-05

DOI: 10.13863/j.issn1001-4454.2020.03.045

丹参为唇形科植物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的干燥根和根茎,首载于《神农本草经》^[1],属上品,别名赤参、郗蝉草等,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痛等功效,临床上广泛用于妇科,常被应用于月经不调、痛经、经闭、产后腹痛等证,被称作“女科要药”。李时珍提出“一味丹参散,功同四物汤”,并强调无论产前、产后皆可用之;而《中华本草》^[2]则在丹参“使用注意”下标明“孕妇慎服”。丹参是否可以用于妊娠期妇女?现基于丹参功效认识及用药安全考虑,对丹参能否在妊娠期应用这一问题做一番梳理,以期对丹参在妊娠期的应用做一定参考。

1 历代医家对妊娠期应用丹参认识的演变

有文献可考以来,南北朝时期医家徐之才最早将丹参应用于养胎。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妇人方上·养胎三》引述《徐之才逐月养胎方》,记载艾叶汤、茯神汤、丹参膏三方,分别用丹参二两、一两、半斤,用于妊娠的二月、三月、十月的安胎养胎;卷二《妇人方上·妇人诸病第四》以丹参十二两治疗妊娠堕胎、下血不止^[3]。五代《日华子本草》^[4]记载“丹参,养神定志,通利关脉……破宿血,补新生血,安生胎,落死胎,止血崩、带下,调妇人经脉不匀”,这是丹参应用于妊娠期的最早本草记载。北宋《太平圣惠方》有丹参散治疗“妊娠三四月,伤寒头痛,壮热呕逆”,以及赤箭丸用丹参三分,治疗“妊娠中风,手足不遂,筋脉缓急,言语謇涩,皮肤不仁”的记载^[5]。同时期的《医心方》^[6]有丹参膏应用于妇人妊娠七月,或有伤动见血的记载。北宋末《圣济总录》^[7]载有阿胶汤,治疗“妊娠惊胎,转动

不定”,方中亦用丹参。南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8]只用丹参一味药,治疗妇人经脉不调,或前或后,或多或少,产前胎不安,产后恶血不下等症。从以上记载可知,至少截止南宋时期并未发现有关丹参妊娠禁忌的记载,反而是广泛应用于妊娠期相关疾病的治疗。

相关资料表明,成书于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朱端章所著《卫生家宝产科备要》最早集录妊娠禁忌药^[9]。但考查此书,并未发现有妊娠期禁忌丹参的记载^[10]。比此书稍晚,成书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许洪编写的《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11]以及成书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的《妇人大全良方》^[8]的“妊娠药禁歌”中亦无丹参。最晚成书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的“妊娠服药禁歌”^[12],以及比其稍晚,成书于万历六年(1578年),初刻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本草纲目》^[13]有关妊娠禁忌药中也没有丹参。

由此可知,至少在明代中叶以前,丹参未被列入妊娠禁忌药,或者说丹参作为妊娠禁忌药在当时并未形成共识。

最早提出“丹参为妊娠禁忌药”的是明代医家缪希雍。其在《神农本草经疏》^[14]丹参“简误”(“简误”为缪氏认为用药之时易产生错误混淆之处)下强调“妊娠无故勿服”,此书成于明万历末年,刊刻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缪希雍虽然提出“丹参,妊娠无故勿服”,但并未说明丹参作为妊娠期禁忌药的原因。

比《神农本草经疏》时间稍晚,成书于明崇祯十

收稿日期: 2019-05-23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C1702700)

作者简介: 赵龙浩(1990-),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 中医医史文献; Tel: 15098706167, E-mail: 2569599367@qq.com。

* 通讯作者: 王振国, Tel: 13505312372, E-mail: zhenguow@126.com。

年(1637 年)的李中梓《本草征要》^[15]亦认同此观点,提出“丹参,虽能补血,长于行血,妊娠无故勿服”。李中梓认为丹参妊娠期应慎用的主要原因为丹参以活血为主,补血之力不足,对妊娠不利。清代咸丰年间,凌奂《本草害利》^[16]对此做了具体说明:“虽能补血,长于行血。设经早期,或无血经阻,及血少不能养胎,而胎不安,与产后血已畅者,皆不可犯。犯之,则成崩漏之患……孕妇无故,及阴虚之人忌用”。凌氏认为丹参以活血为主,对于由瘀血导致的证候较为适宜,而对于由血虚血少导致的妊娠胎动不安,或瘀血已除的证候则不宜使用,误用之后则易导致崩漏等证。自缪氏、李氏提出“丹参妊娠无故勿服”后,后世刘若金^[17]、郭佩兰^[18]、张璐^[19]、沈金鳌^[20]等医家均认同此观点。

2 关于妊娠期禁忌丹参有关问题的讨论

2.1 丹参在妊娠期的慎用与忌用 对于妊娠禁忌药,现在一般分为慎用与忌用两类。如《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21]载“妊娠禁忌,属服药禁忌,可能造成孕妇、胎儿伤害的药物,分为禁用和慎用两类”。

尽管缪希雍提出了“丹参,妊娠无故勿服”的主张,但在他的另一著作《炮炙大法》^[22]中的“妊娠服禁篇”并无丹参。据笔者考证,最早提出妊娠期应忌服丹参,并把其编入“妊娠禁忌歌诀”的为《女科辑要》。此书约成于清朝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初刊于道光三十年(1850 年),由沈又彭所作、王士雄按语。其在“妊娠药忌”^[23]中云“雄按……余又补之曰,甘遂、没药、破故纸……赤芍、丹参、益母、射干”。从“雄按……余又补之”,可知是王士雄在前人“妊娠禁忌歌诀”的基础上,首次把丹参列入其中。成书于近代(1920 年),由陆循一编写的《用药禁忌书》亦把丹参列为妊娠忌服药,其“妊娠用药禁忌歌”^[24]谓“虻青盘螫水蛭与虻虫……车前子赤芍丹参益母”。陆氏认为丹参虽不能直接伤害胎儿,但其能行血通窍,容易导致滑胎,非坚实之体不可轻用,胎动不安者应禁用。

2.2 丹参行血与妊娠禁忌 明清医家认为,丹参以活血为主的功效是其被归于妊娠禁忌的主要原因。现代研究亦为丹参活血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佐证。杨涓等^[25]通过 89 例冠心病患者的临床实验发现丹参酮 II_A 磷酸钠有改善冠心病患者血液黏度、抗血小板活化、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王世军等^[26]通过观察丹参注射液对小鼠脑微循环的影响,发现丹参可对抗高分子右旋糖苷所致的红细胞聚集,调节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从而改善微循环。王

维蓉等^[27]发现丹参酮 II_A 能够抗氧化,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从而防止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相较于丹参补血说,丹参活血说在现代已成为共识,如 2015 年版中国药典^[28]对丹参功效的表述为“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痛”。药典将“活血”作为丹参的主要功效,其“补血”的功效已经被剔除,但在丹参的“注意”条下只标明了“不宜与藜芦同用”,并未标注妊娠禁忌。

3 丹参的活血与补血

为了进一步探究丹参作为妊娠禁忌的提出背景,现就丹参的活血与补血功效做一番探讨。《神农本草经》^[1]载“丹参,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寒热积聚,破癥除瘕,止烦满,益气”。癥瘕,首见于《金匱要略》^[29]。“病疟以月一日发……此结为癥瘕,名曰疟母”。可见,癥瘕是由于疟病日久不愈,在腹内形成的包块致。到了清代,尤在泾认为癥瘕由瘀血导致“癥,旧血所积,为宿病也”^[30]。这与现在的认识基本一致。现今临床上一般认为寒邪、湿热、痰浊、情志失调等相互错杂,日久不愈,最终导致气滞血瘀,在腹部形成结块,导致癥(积)瘕(聚)。正如徐大椿^[31]所言“癥瘕积聚,为血病所凝结,丹参色赤走心入血,故能治之”。由此可知,丹参最初强调的是活血行气,“走”“散”等方面的功效。从“破”“除”等描述上,亦可以看出。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名医别录》^[32]首先提出丹参具有养血功能“丹参,无毒,主养血,去心腹痼疾、结气……久服利人”。丹参养血功效的提出可能与“五行思维模式”有一定关联,在《神农本草经》中有五芝(青芝、赤芝、黄芝、白芝、黑芝)和五色石脂(青石脂、赤石脂、黄石脂、白石脂、黑石脂)等,均是五行思维的体现。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33]“沙参”条下载“此沙参并人参、玄参、丹参、苦参是为五参,其形不尽相类,而主治颇同,故皆有参名”。《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补五脏”、“玄参补肾气”、“沙参补肺气”^[1]。陶弘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苦参,养肝胆气,安五脏”^[33]。按照五行配五参的模式,则丹参色赤,入心补血。这种通过取类比象的模式认识丹参功效的方法被后世医家所继承和发展。如明代《滇南本草》^[34]载“丹参,味微苦,性微温,色赤相火,在卦为离。入心经补心生血……一味可抵四物汤补血之功”。清代《神农本草经百种录》^[31]云“丹参,味苦微寒……此以色为治也,赤走心,心主血,故丹参能走心以治血分之病”。

唐代《新修本草》把《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之丹参功效加以汇总,并无新见解提出。五代

时期《日华子本草》⁽⁴⁾明确提出丹参有“破宿血,补新生血”的功效,但其记载功效过于庞杂,丹参活血与补血的倾向性并不明显。观其记载,“通利关脉、骨节疼痛、四肢不遂,破宿血,补新生血,落死胎,止血崩、带下,调妇人经脉不匀”为活血功效的反映;然而,“养神定志,长肉,安生胎,血邪心烦”等又有补血的倾向。《日华子本草》这种稍显笼统而杂乱的记载,为后世医家关于丹参活血与补血之争埋下了伏笔。

《明理论方》将四物汤与丹参散联系起来,对丹参养血说进行再论述,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该书已亡佚,其作者与成书年代亦不可考,现在很难了解该书的具体情况。而书中相关内容现在最早可见于南宋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⁸⁾的引述:“论丹参散主治(出《明理论方》),四物汤妇人多用者,以其不问产前、产后,经水多少,皆可通用。惟丹参散一味,其主治颇相类。何者?以其能破宿血,补新血,安生胎,落死胎,止崩中带下,调经脉。大类当归、地黄、芍药、川芎也”。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亦引述了此种说法。其在第十二卷“丹参”条下云⁽¹³⁾:“按《妇人明理论》云:四物汤治妇人病……惟一味丹参散,主治与之相同……其功大类当归、地黄、芍药、芍药故也”。《妇人明理论》已亡佚,由二者引述的内容来看,《妇人明理论》同《明理论方》应为同一本书。李时珍在引述此部分内容时把“主治颇相类”,改为了“主治与之相同”,对丹参养血之功进行了进一步强调。由于《本草纲目》的影响力大于《妇人大全良方》,随着《本草纲目》的广为流传,此观点亦逐渐传播开来。

李时珍所倡导的“一味丹参功同四物汤”为丹参养血的代表,而《本草纲目》对后世本草学影响深远。据统计⁽³⁵⁾,从1593年此书出版,到1911年清朝灭亡300多年间,产生了231部本草,其中至少有90余部曾经直接受过《本草纲目》的影响。但明清医家对李时珍的观点看法不一,争论颇多,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丹参以补血为主,支持“丹参功同四物说”,这其中以明代倪朱谟的《本草汇言》为代表:“故《明理论》以丹参一物,而有四物之功。补血生血,功过归地,调血敛血,力堪芍药,逐瘀生新,性倍芎。妇人诸病,不论胎前产后,皆可常用,而时医每用每效,此良方也”⁽³⁶⁾。贾所学⁽³⁷⁾、张介宾⁽³⁸⁾、汪昂⁽³⁹⁾等医家亦认同此说法。

二是认为丹参以行血为主,对养血说进行驳斥。其中以王士雄、张山雷为代表。王士雄在《女科辑

要》⁽²³⁾中云:“丹参长于行血,专用能下死胎,凡胎前皆宜慎用,世人谓其功兼四物,以之安胎,因而反速其堕”。张山雷《本草正义》⁽⁴⁰⁾云:“丹参专入血分,其功在于活血行血……濒湖又引《明理论》有一味丹参散,功同四物汤之说……要之四物一方,通治妇女,已属盲人扞烛之谈,乃更出一物之方,岂非绝大笑话?世又安有不问寒热虚实,而用一药一方可以统治万病之理……自李氏采之,庸夫俗子,更喜其简便易行而牢记之、乱用之……”。张、王二人认为丹参以行血活血为主,无养血安胎之功,在妊娠时应慎用,李时珍之说太过笼统与片面,无可取之处,反而会对后世医家产生误导,后世医家往往因李氏之说简便易懂,而不加分辨地对丹参加以滥用,从而导致堕胎等不良后果。

第三种则认为丹参以行血为主,补血为辅,有一定的对应证候与使用禁忌,应辨证用药。如黄宫绣从邪去正复即祛瘀生新角度去阐述丹参养血之功效:“书载能入心包络破瘀一语,已尽丹参功效矣……四物汤亦有产前产后不得妄用……总皆由其瘀去,以见病无不除,非真能以生新安胎,养神定志也”⁽⁴¹⁾。另外,还有一些医家阐述了丹参以行血为主的功效,并对李时珍“功同四物说”进行补充说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丹参的证候禁忌与妊娠禁忌。如清代王学权⁽⁴²⁾《重庆堂随笔》云:“丹参降而行血,血热而滞者宜之,故为调经产后要药。设经早或无血经停,及血少不能养胎而胎不安,与产后血已畅行者,皆不可惑于功兼四物之说,并以其有参之名而滥用之”。王氏认为丹参在妊娠期或产后应根据具体的证候去应用,而不应拘泥于李氏“功同四物说”,对丹参不加辨证地滥用。

丹参妊娠禁忌在明清时期的提出与发展,与李时珍提出的“一味丹参散,功同四物汤”密切相关。起初丹参妊娠禁忌作为此观点的补充而提出,后随着明清医家不断地探索与争论,对丹参行血功能的认识逐步加深,丹参作为妊娠禁忌在明清时期逐步成为共识。

4 丹参引产医案举隅

丹参自其活血功效被认识之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不少医家把丹参应用于妇科之催生、引产,此亦为丹参妊娠禁忌之佐证。如《张氏医通》⁽⁴³⁾载邵涵贞内子,孕十七月不产,许裕卿用丹参七钱,连服半月,从而打下死胎。《费绳甫先生医案》⁽⁴⁴⁾载费绳甫用大丹参三钱,全当归二钱等治疗胞衣不下。除上述医案外,现代研究^(45/46)亦表明丹参有导致流产的可能性,且同剂量有一定相关性。

5 小结

丹参从南北朝时期开始就有应用于妊娠期的记载,唐宋时期在妊娠期广泛应用,明清时期被列入妊娠慎用药的范畴,晚清、民国部分医家将其作为绝对的妊娠禁忌。从“广泛应用”到“绝对禁忌”,反映了人们对丹参功效认识的变化。妊娠期禁忌丹参,是随着其活血功效占据主导而提出与发展,其中李时珍发挥了较大作用。

及至现代,丹参是否为妊娠禁忌药仍有争议。虽然《内经》中有“有故无殒,亦无殒也”之说,但丹参有导致流产的可能性亦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有鉴于此,对于丹参妊娠期应用问题,在临床上辨证用药,控制剂量的同时,权威工具书、教材,如中国药典、《中药学》教材等应对此问题做出说明,这对于丹参的用药安全以及进一步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孙星衍辑,石学文点校. 神农本草经[M].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5,12,13,25.
-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编. 中华本草[M]. 第七册.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79.
- [3] 孙思邈,焦振廉等校注.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22-25,29.
- [4] 日华子. 尚志钧辑复. 日华子本草[M].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49.
- [5] 王怀隐编,郑金生,汪惟刚,董志珍校点. 太平圣惠方校点本[M]. 下册.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1618,1615.
- [6] 丹波康赖撰,高文铸等校注. 医心方[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1: 449.
- [7] 赵佶敕编,王振国,杨金萍等校. 圣济总录校注[M]. 下册.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1466.
- [8] 陈自明. 妇人大全良方[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50,229.
- [9] 高晓山主编. 中药药性论[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126.
- [10] 朱瑞章编,杨金萍点校. 卫生家宝产科备要[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82-83.
- [11] 许洪编. 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 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2: 553.
- [12] 熊宗立编著.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 4,90.
- [13] 李时珍,刘衡如点校. 本草纲目校点本[M]. 上册.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117,758-760.
- [14] 缪希雍,郑金生校注. 神农本草经疏[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2: 262-263.
- [15] 李中梓,包来发主编. 李中梓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118.
- [16] 凌奂. 本草害利[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1982: 2-3.
- [17] 刘若金,郑怀林等校注. 本草述校注[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 126-128.
- [18] 郭佩兰. 本草汇[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360-361.
- [19] 张璐,赵小青,裴晓峰校注. 本经逢原[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 42.
- [20] 沈金鳌. 要药分剂[M]. 上海: 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 88.
- [21] 吴兰成主编.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M]. 上卷.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8: II-722.
- [22] 缪希雍,胡晓峰校注. 炮炙大法[M]. 北京: 中国书店,1992: 66.
- [23] 沈又彭著,王士雄按,李广文等点校. 女科辑要[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 71-73.
- [24] 陆循一. 用药禁忌书[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148-149.
- [25] 杨涓,董江川,李大主,等. 丹参酮Ⅱ_A磺酸钠对冠心病患者血小板功能的影响[J]. 中医杂志,2013,54(15): 1294-1296.
- [26] 王世军,李定格,史仁华,等. 川芎嗪、丹参注射液对正常状态及实验性微循环障碍小鼠脑微循环的影响[J]. 中国微循环,2000,4(4): 213-215.
- [27] 王维蓉,林蓉,彭宁,等. 丹参酮Ⅱ_A对过氧化氢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作用[J]. 中药材,2006,29(1): 49-51.
- [28]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S]. 一部.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 76-77.
- [29] 张仲景,于志贤,张智基点校. 金匱要略[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 10.
- [30] 尤在泾. 上海中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教研组校注. 金匱要略心典[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42.
- [31] 徐大椿. 神农本草经百种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42.
- [32] 陶弘景,尚志钧辑校. 名医别录[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124-125.
- [33] 陶弘景,尚志钧,尚元胜辑校. 本草经集注校点本[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280-281.
- [34] 兰茂. 滇南本草[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5-6.
- [35] 郑金生,张志斌. 本草纲目导读[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6: 48.
- [36] 倪朱谟,戴慎,陈仁寿,虞舜点校. 本草汇言[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44-46.
- [37] 贾所学. 药品化义[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47.
- [38] 张介宾,李志庸主编. 张景岳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 1756.

- [39] 汪昂编. 余力, 陈赞育校注. 本草备要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12-13.
- [40] 张山雷. 程东旗点校. 本草正义 [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41-44.
- [41] 黄宫绣. 本草求真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 226.
- [42] 王学权. 卢祥之校注. 重庆堂随笔 [M].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2: 78-79.
- [43] 张璐. 张氏医通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5: 255.
- [44] 费承祖. 吴九伟点校. 费绳甫先生医案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71.
- [45] 苗晓玲, 曹东, 母昌敏, 等. 部分破血活血中药对妊娠早期小鼠流产及死胎的影响 [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05, 26(1): 31-32.
- [46] 宋正道, 宋教松, 罗泽斗. 丹参对牲畜堕死胎和排胎衣的疗效观察 [J]. 中兽医学杂志, 1983, 4(4): 7-9.